

# 台灣小說概述

陳國偉

## 一、下一個盛世？

轉眼間，曾經代表著百無禁忌的90年代新浪潮，已成為昨日的記憶之島，世紀末的華麗彷彿仍在老曲盤上吟唱著千禧年的到來，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過去，而民國的數算竟也已邁越百年。在這個未來將被定義為新世紀「一〇年代」的起始點，台灣小說究竟準備以怎樣的姿勢，進入卡爾維諾所說的「下一個太平盛世」呢？

經歷了十年的汰換，文學媒體與出版的權力機制早已物換星移，兩大報年度書獎如今僅剩「開卷」，取而代之的是媒介型態更多元的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」、國立台灣文學館的「台灣文學獎」、甚至是博客來網路書店的「年度之最」。文學場域的運作秩序與資本累積，也有了新的遊戲規則：臉書（Facebook）成為作家直接經營讀者、凝聚互信的最新利器，重新改變了傳播與傳銷模式，而讀者也能透過最日常性的交流，貼近作家的內在，在新的人際想像態中，重新定義作者（創作）與讀者（接受）的倫理關係。

此外，世代的更迭似乎也更為加速，在六年級主編者的策劃下，一群七年級創作者出版了《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》，甫起步的創作者落筆便成金典，展現無比的自信，強勢問鼎既有典律。但也讓人想起不過幾年之前的2006，向陽所編選的「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」小說4卷，被選入的最年輕作家是

1972年出生的紀大偉，難不成在這中間目前已有大家之風的諸多六年級作家，竟成為陷落的一代？然而就在同一年，五年級作家張萬康第1本正式出版的小說《道濟群生錄》，就已和李永平、閻連科、董啟章同樣側身王德威教授主編的「當代小說家II」，直接獲得進入名人堂的入場券。凡此種種，究竟反映的是文學場域權力網絡的快速重組，還是其實正凸顯了文壇新浪潮此起彼落的新興動能？2011年所出現的各種「胎動」，不論是世代疆界的移動與煙硝，還是跨國與在地驅力的漸趨和諧，或許正證明著台灣小說在經過這些年的洗鍊後，已經準備好要迎來下一個盛世，展示屬於它自身的新世紀的華麗。

## 二、從類型走向世界

2011台灣小說最重要的現象之一，便是大眾類型敘事的復歸。其實從1970、80年代以來，台灣小說家便不斷嘗試引渡大眾類型敘事到書寫中，也因而促成科幻與推理兩個類型在台灣的發展。然而隨著世紀之交政治體制上的巨大轉變，台灣真正進入後殖民的語境之中，開啟了新一波對在地現實的關懷，「新鄉土」與「新歷史」的種種敘事也應運而生。但顯然的，早已被模糊的嚴肅與大眾文學疆界，加上類型敘事富饒的敘事養分，對於純文學作家來說仍具有極大魅力，因此即便是充滿鄉土與歷史企圖的甘耀明《殺

鬼》，也充滿著各種奇幻小說中才能遭遇的魔幻場景與世界觀。進入2011年，愈來愈多作家將類型敘事融入小說世界，甚至直接挑戰類型小說的寫作，吳明益《複眼人》與紀蔚然《私家偵探》同時獲得「開卷好書獎」與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」，正是這種趨勢最好的證明。

吳明益的《複眼人》可以說是2011年最受矚目的台灣小說，作者延續一直以來對於環境與自然生態的關懷，加入了神話與魔幻的敘事元素，建構出一個充滿寓言性質的「生態幻想小說」（ecological fantasy）。故事中的瓦憂瓦憂島，不僅投射出的是台灣的存有鏡象，更指向具有普世性生命本質的追尋過程，在充滿詩意與知識性的複式語言中，展現其成熟的奇幻類型敘事再造能力。

但更重要的地方在於，《複眼人》在台灣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版權代理人譚光磊的推動下，國際版權陸續被英國最重要的文學出版社HarvillSecker，以及美國重量級出版集團「藍燈書屋」（Random House）旗下出版村上春樹《1Q84》英文版的Pantheon買下，加上後續的法國，成為歷來進軍國際最成功的台灣小說。台灣小說的外譯，過去多仰賴於政府或學術單位與國外大學出版社的合作，但在普及與推廣上仍較為侷限。《複眼人》的成功，不僅代表著台灣小說其實也能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限制，被西方世界的主流市場所接受，也代表著本地文學「出口」新模式的到來，給予創作者有別以往的鼓舞力量。

的確，類型敘事提供了跨越語言與文化障礙的媒介，讓小說回到更為本質的好故事，因而受到愈來愈多小說家的青睞。賀景濱在《去年在阿魯吧》裡創造的虛擬城市巴

比倫，以及高翊峰《幻艙》中的避難室，都是運用了科幻小說中的常見的虛實世界觀設定與空間原型，透過複式結構的情節敘事，在虛無的情境中呈現出人類存有的荒涼預言。但張耀升《彼岸的女人》另闢蹊徑，表面上是喪妻中年男子與年輕女孩陷入情慾的背叛故事，卻隱含著西部羅曼史（Western Romance）的蠻荒愛欲設定，以及歌德小說（Gothic fiction）的鬼魅恐怖，創造出有別以往的人性景觀，也挑戰世俗既定的傷害與救贖意識。

### 三、推理小說的正典化

在這股大眾類型敘事復歸的浪潮，自2004年開始再度蓬勃發展的本土推理小說，也在2011年有了更進一步的突破，不僅更拓展了國際能見度，也發展出不同的在地視野。

由皇冠出版社與日本文藝春秋合辦的「第2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」，選出陳浩基《遺忘·刑警》、冷言《反向演化》、陳嘉振《設計殺人》入圍決選並出版，最後由香港出身的陳浩基獲得首獎。雖然陳浩基目前仍定居香港，但到目前為止他所有的文學出版，都是以台灣為核心。而與之前最大的差異在於，第2屆的首獎作品除了翻譯成日文、泰文、簡體中文外，還更擴大了版圖，增加了義大利文與星馬地區的英文，讓台灣／華文推理小說的傳播軌跡，從亞洲往歐洲邁進。

但更難能可貴的是，由知名劇作家紀蔚然首次跨足小說創作的《私家偵探》，同時獲得了「開卷好書獎」跟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」，這是本土推理小說第一次獲得主流文學機制的肯定而獲得的大獎，同時該書也被

國際版權代理人賦予高度期待，希望可以依循《複眼人》的模式，再度成功叩關西方的主流文學市場。雖然已然具備國際市場青睞的特質，但《私家偵探》其實是台味十足的推理小說：主角偵探是一個辭職的前大學教授與劇作家，猶如作者的自我投射，而小說場景設定在台北市的六張犁一帶，更是紀蔚然最常散步所及之處。再加上小說中無處不在的台式對白、庶民地景、媒體亂象，有別於其他年輕一輩的推理小說作者採取的將在地陌生化手段，紀蔚然反而將台灣經驗凸顯並轉化為故事的真正魅力，因此同時得到主流與推理讀者的高度認同。

但與《私家偵探》有著相同特質，另一個值得期待的作品，則是張國立以私家偵探馬可為主角的「棄業偵探」系列。張國立曾經以美食結合推理的《Saltimbocca，跳進嘴裡》，入圍「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：推理小說類」的決選。相當巧合地，張國立在系列首作《棄業偵探1：沒有嘴巴的貓，拒絕脫罪的嫌疑犯》中，也創造出一個辭掉記者工作的偵探主角，頗有自己經歷的況味，只不過原本張國立就擁有多年的媒體經驗，加上善於捕捉都會台北的生活節奏與人際網絡，因此他成功塑造出一組具有魅力的核心角色群，加上具現實感但詭異的案件，再結合了對於媒體問題與現代單親家庭的道地觀察，創造出一個同樣極富在地風味的台灣私探推理小說系列。

#### 四、百萬小說獎：新感覺·舊回憶

猶記得「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」三度徵選的1990年代，當時仍是台灣文學發展最

眾聲喧嘩的黃金時期，因此選出的作家與作品，不論是朱天文、蘇偉貞、嚴歌苓、張貴興，都是有資格被寫入台灣或華文文學史的名家。但誰能想到在文學環境已大不如前的今天，百萬小說獎不但輪迴轉世，甚至獎金有增無減，展現出勢必要召喚出好作品的氣魄。為慶祝九歌出版社成立30週年而創辦，於2007年開始徵件，有史以來獎金最高的「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徵文」，在經歷2008年首獎從缺的意外結果後，2011年終於選出了首獎張經宏的《摩鐵路之城》。

不過，如果說《荒人手記》、《沉默之島》、《群象》等「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」的徵選結果，代表的是台灣／華文小說從1980年代眾聲喧嘩以來，終於等待到的經典之作。那麼「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徵文」之所以值得矚目，不僅在於高額的獎金，更在於它所象徵的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低迷後，對於未來台灣小說復興的期望與信心。

因此不論是首獎《摩鐵路之城》，或是其他入圍決選而出版的陳栢青《小城市》、徐嘉澤《詐騙家族》、馬卡（周立書）《口袋人生》，都透露出台灣文壇對於各種「新」可能的想像。像是《詐騙家族》結合當下流行詐騙議題，卻重寫這個時代的家族寓言，逆寫傳統人倫秩序。又或像《口袋人生》以口袋隱喻当代人看似開放卻又封閉、既孤立又隱存連結的生命樣態，直指不論存在或死亡，實來自無可逃避的繫絆，因此罪與罰的問題，都必須在新的人性景觀中被重估。

而張經宏獲得首獎的《摩鐵路之城》，以18歲高中生的視角觀看他所生存的台中市，而隱喻著整個台灣當下的現實處境。張

經宏雖是1969年出生的五年級作家，但試圖捕捉2000年代中期後經歷青春期的年輕人的感覺結構，並且以Motel（汽車旅館）作為地方感的核心，以建構長期被文學書寫忽視的中台灣都市。無獨有偶的，七年級作家的陳栢青，也試圖以《小城市》譜寫七年級獨有的世代記憶，不過該作的企圖更為宏大，透過多線敘事交織數個死亡謎團與都市傳說，探問關於七年級世代集體隱沒的真相，作者所書寫的台北似乎更像是一個僅存記憶符徵的物體系，最後似乎意圖揭露的，不只是世代、更是文明更迭的謎底。

不過耐人尋味的是，不論是以八年級為書寫對象的《摩鐵路之城》或七年級的《小城市》，卻在人物命名、對白與流行文化語境中，充滿了讓前世代按圖索驥的懷舊氣息，六年級甚至五年級讀者可以一一召喚出小說中的綽號、音樂、甚至是粗話的世代記憶符碼，這是或許四年級以上的文學獎評審們，所始料未及的。

## 五、追憶似水年華

的確，對於小說家來說，記憶在創作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它不僅是靈感的源泉，更可以是書寫者的精神核心。個體對於生命意義，那些自我與自我、自我與家族、自我與歷史之間的對話與探問，都能夠透過小說的形式獲得解答。然而如何探問，如何在藝術性上有所突破，讓敘事形式推陳出新，不僅影響小說家的風格特色與評價，其實更關乎於究竟能夠將「意義」的本質，探勘到多深的程度。

因此我們看到，即使是寫出《殺鬼》這樣已有大師氣魄的作品，甘耀明仍然在《喪

禮上的故事》繼續說著家鄉的故事，只是這次他讓大家到阿婆的喪禮上來說，在與死者對話的過程中，繼續延異／演繹自我與家族的鄉土記憶。同樣的，雖然已寫出家族史架構的《睡眠的航線》，吳明益2011年在交出充滿奇幻風味的《複眼人》後，仍是回過頭去再以家族記憶為背景，寫出具有濃厚懷舊光澤的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，透過文字將因拆除而早被遺忘的台北市中華商場給召喚回來，不僅和自我記憶對話，也與公共記憶及歷史進行對話。

有些集體記憶，若沒有文字的紀錄，或許真的就從此被遺忘，工廠經驗就是台灣產業中重要的庶民記憶之一。但自1970年代的楊青矗後，相關題材在台灣文學中便難以得見，似乎在都市與農村的城鄉對位（峙）書寫思考拉鋸中被徹底遺忘。所幸鄭順聰以他的家族記憶寫成《家工廠》，補足這個重要的在地集體記憶。作者不僅以此與原生家庭及自我的青春對話，也透過產業的興衰，與這段奇蹟般狂飆的台灣經濟史對話，提醒了我們，在留下的數字成長背後，遺落的是無數個被拋擲的青春生命與故事。

有太多的家族故事與記憶，即便那是苦痛不堪的，仍是要訴說出來。張萬康《道濟群生錄》因為章回小說的敘事體與癡狂嘻笑的文字而引人側目，形成藝術性的風格，然而追根究底這是一場父子的抗病記憶，若不是因為靈魂被肉體衰敗、死亡、科學、宗教的多種驅力絞得只能嚎叫，這文字的瘋魔暴氣又怎可如此自然。但對振鴻來說，傷痛卻是來自於同志生命無奈離家與漂泊的孤獨，因此他在《歉海的人》中與母親對話，絮語著期待著母親的愛與和解，文字中充滿懺情

的氣味，以及鄉愁牽引的歸返渴望。

鄉愁如千絲萬縷，逸散在每一轉瞬的昔時與此刻，甚至是文字與文化信仰的氣味中，「三三」雖已是前塵往事，但蔣曉雲與林俊穎多年後聯袂現身，仍是召喚出青春殘影中的諸多「我記得」。不過即便是相隔三十年復出，蔣曉雲《掉傘天》中所書寫的諸篇青春故事，或是《桃花井》中關於開放探親的家庭悲喜劇，都還是能在文字中瞥見當年神態。但在林俊穎《我不可告人的鄉愁》中，卻是倍加滄桑與世故，雖是作者希望告別那對舊日「抒情世界的廢墟」的「鄉愁」，卻仍是在斗鎮記憶與當代生活的交織與對位中，見證現實的衰老。而他有別以往的台語嘗試，在文字中營造出的古雅氣息，像是既回望又走出了「三三」文化復古的新路徑，但在這老靈魂的前世今生之間，卻也為「不可告人的鄉愁」增添意在言外的想像。

## 六、歷史的多重回聲

一如在最初所提及的，台灣小說正蓄勢待發地準備走上國際，但如何在廣大的華語文學系統內，建立足以辨識的文學身分，才是真正的挑戰。吳明益在《複眼人》中成功引渡台灣原住民文化，正證明了在地的記憶與歷史，也具有跨國的世界性潛力，足以轉化為跨越各種疆界的敘事。因此如何繼續深耕在地文化與歷史，開發書寫的可能極限，便成為作家重要的任務。

而2011年的幾部歷史書寫成績，都相當值得借鏡。像是鍾文音的島嶼三部曲終曲《傷歌行》書寫雲林女性的傷痕，試圖將她們編織入島嶼百年的感情野性系譜中；而王湘琦《俎豆同榮：紀頂下郊拚的先人們》與

楊麗玲《魘艸戀花恰恰恰》都以魘艸為核心，從庶民視角娓娓道來一個繁華城邦的起落。但李昂卻再度以她熟悉的民間信仰入手，在《附身》中以西拉雅族巫女的生命史為軸心，思考不斷被外來主體附身的台灣，如何在後悲情時代，走出新的格局。

不過歷史當然也該有當下的關懷，更何況世界變動得實在太快，轉瞬可能就成為歷史，台海兩岸的劇烈變化，更激發作家記錄當下的書寫動能。目前移居上海的章緣，繼2009年的《越界》後，再度以《雙人探戈》深入描寫台商在中國的生存競爭與家庭生活，章緣敏銳捕捉到在此過程中各種競爭衝突、適應與懷舊的文化互動軌跡，以及背後隱微的階級、族群甚至國族問題。而同樣是寫台商與婚姻，但平路的《東方之東》卻充滿祕密與謎團，透過到中國尋找台商丈夫失蹤真相的妻子，平路將當前兩岸之間的種種矛盾，交織入百年以前的台灣鄭氏王朝歷史，形成充滿辯證性的歷史書寫。但到了呂則之的筆下，台灣海峽的平和想像更趨動盪，他在《父親的航道》中大膽地選擇兩岸之間的走私題材，欲搭船憑弔墜海父親的女兒卻因為越過海峽中線，而遭到中國漁政快艇的追斥，相較於踏上彼岸土地經濟交流的歌舞昇平，但海峽之間的移動卻仍是暗潮洶湧，其中的寓意實有呂則之深刻的寄託。

台灣曾有的傷痕來自於它的複雜，但今日，將可能成就台灣的特殊與美好。一如所有世界上偉大文學的土壤，無不來自於人類難以言喻的苦痛經驗，多重的殖民經驗以及當下國際區域政治的劇烈變動，所帶來的多重歷史回聲，如今已然成為我們最豐富的文化與文學資產，等待著更多的作家去訴

說、去創造。2011年台灣小說的成果豐碩，作家們已然展現出對於未來的無比潛力，台北書展基金會甫公布的「台灣小說翻譯補助」中，包括賀景濱《去年在阿魯吧》、吳明益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、張經宏《摩鐵路之城》、紀蔚然《私家偵探》都以部分英譯的方式，在2012年的法蘭克福書展的國際版權交易中亮相。這些台灣小說發展的重大進展，都代表著我們期待的文學盛世之門，已經緩緩開啟露出背後的曙光，新世紀的華麗即將上演，台灣文學躋身世界文學的夢想，真的已經不再遙遠。